

第一章 緒言

題爲元代之東蒙古，則不可不先定東蒙古之範圍。蓋此名稱，係近年所造之新名詞，其範圍似無一定。或泛指內蒙古之東部，或指內蒙古中東四盟（即哲里木、昭烏達、卓索圖、錫林郭勒）及察哈爾部。或加入外蒙古之車臣汗、土謝圖汗二部。然一般則指東四盟與察哈爾部，及歸化城、熱河兩地方爲東蒙古。又往往以黑龍江省西南部（即呼倫貝爾地方）及外蒙之車臣汗部之大半加之。此文所謂東蒙古者，亦指此範圍而言。若以現今民國新行政區劃言之，則包含黑龍江省西南部，遼寧省北部，熱河、察哈爾二特別區域，及綏遠特別區域之東部，與外蒙古、車臣汗部之大半。

此稿之目的，本不在研究東蒙古之古史；但因欲略示元代以前之狀態，故略言之耳。秦漢之際，東蒙爲東胡所據。東胡後裔，有烏桓、鮮卑二族。烏桓於後漢之初，已入塞內。鮮卑併有烏桓故地，爲東

蒙古唯一強盛之部族。及北匈奴衰滅，鮮卑殆奄有蒙古全土。漢魏兩晉間，其勢無敵。南北朝時，柔然高車等起於外蒙，鮮卑南下而移居塞內。而東蒙古地方，有鮮卑後裔契丹唐莫奚等，起於西喇木倫河之南，霫、烏洛候、室韋，起於其北。唐代盛時皆內屬。及至唐末，契丹頓強，統一北族，國號遼，一時領有蒙古全土。其後女真興而席捲全滿洲，取東蒙古而建金國。遼亡之後，外蒙古地方，又成諸部族割據之狀態。東蒙古則除北邊一部外，悉入金之版圖。而成吉思汗之起於蒙古，手創帝業，則又八九十年後之事也。當時東蒙古之形勢，金人置有北京路。路治在 Lohan-müren 河邊之大定府。河北有臨潢府，遼代舊都也，與大定府同爲東蒙古二大重鎮。金於北京路之北境，築有邊堡，以防西北諸部族之侵寇。邊堡之位置，今已難知。但由近於當時之慶州、臨潢、泰州等諸城察之，似走於 Jalanôr，Kara-müren，Taur 河之北者。（註一）而占據此邊堡以北及其西北，屢擾金之北境者，爲翁吉喇惕塔塔兒等蒙古諸部族。此實成吉思汗創業時代之蒙古部勁敵也。

（註一）松井氏滿洲之金之疆域。（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）

第二章 興安嶺以西之經略

成吉思汗之經略東蒙古，自征伐塔塔兒始。塔塔兒卽 Rashid-uddin 所謂 Tatar 之對音，元秘史、皇元聖武親征錄、元史等皆作「塔塔兒」，而契丹國志之「達打」、遼史之「敵刺」、遼史及金史之「敵烈」、金史之「迪列士」及「阻鞮」等，大略亦皆指此部族。大體占有今興安嶺西麓，連結呼倫貝爾兩湖之 Urdun 河流域，及其南方草地，而從事遊牧。（參看本書韃靼考）塔塔兒爲蒙古部累世之仇敵。西元一一九七年，塔塔兒叛金，成吉思汗與 Kereit 部長 Toghoril 共同參加於金軍以破之。一二〇一年，塔塔兒以下諸部，推戴 Djamuxa 而組連合軍，成吉思汗又擊破之；翌年，乘勝攻入塔塔兒部根據地。秘史卷五曰：

狗年（西元一二〇二年）之秋，成吉思合罕，與察阿安塔塔兒、阿勒赤塔塔兒、都塔兀惕塔塔兒、阿魯孩塔塔兒等塔塔兒，對陣於蒼蘭捏木兒格思，……與之戰而擊動塔塔兒，乘勝而於兀

勒灰失魯格勒只惕集（彼等）於彼等之國而虜之。（成吉思汗實錄一七四——五頁）

此文只言塔塔兒中之四族，仍有阿亦里兀惕，備魯兀惕，主因三塔塔兒，祕史（卷一）則無明文。（參看成吉思汗實錄三一頁）阿亦里兀惕，備魯兀惕二族，居於Urshun河邊，無庸疑也。察阿安以下四族，則別居於蒼蘭捏木兒格思（Talan Nemirges）但Talan Nemirges在今何地乎？按talan在蒙古語中爲草原之意，此地之名，當爲Nemirges之野之意。則親征錄所謂「蒼蘭捏木兒格之野，」似非正稱。查皇朝中外一統輿地圖，喀爾喀河支流中，有額爾占布爾訥墨爾根河，D'Anville之支那新地圖中，記爲Nemerken河。捏木兒格思之野，蓋指此河流域者。翌年成吉思汗與Xalaxaldjit之王罕戰，不能勝，而退卻於北方。祕史卷六記曰，「沂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，而入蒼蘭捏木兒格思。」（成吉思汗實錄二一六頁）又云：「自是成吉思合罕，由蒼蘭捏木兒格思，沿合勒合河而行。」（同上二一八頁）由此推之，若將捏木兒格思，比定於Xalxa河支流Nemerken河，當甚妥當。至於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，則爲兀勒灰河與失魯格勒只惕河之併稱。Rashid-uddin 謂爲 Olxui-Shildjuidjut，親征錄及元史作兀魯回失連真河，水道提綱之烏

爾虎河色野爾濟河，相當於 D'Anville 地圖中之 Oulgui, Séilki。據一統輿圖，烏爾渾河色野爾集河合爲鄂爾虎河，注於昌圖布里都湖。一二〇一年之戰，似卽戰於 Nemürges 河之平野，成吉思汗追敵軍至 Ulxui, Shigheldji 兩河會合點附近，而殲滅塔塔兒之餘衆者。一二〇二年之戰，則戰於昌圖布里都湖附近之 Xalaxaldjit 之野，勝敗未決，蒙古軍遂沿 Ulxui, Shigheldji 兩河而至 Nemürges 河邊，更進至 Xalxa 河邊而北行者。

那珂博士以 Xalaxaldjit (卽 Ulxui, Shigheldji 兩河之下流，卽今烏珠穆沁左翼之地) 爲塔塔兒四部之奧魯 (成吉思汗實錄二一六頁注) 在若干條件下，可以承認。博士之言，似謂 Talan-Nemürges 與 Xalaxaldjit 相近者；但據祕史之記事，前者在索岳爾濟山脈之北 Xalxa 河上流流域，後者則在同山脈之南 Ulxui 河下流流域。然塔塔兒爲興安嶺西麓之最大部族，其游牧區域頗廣。若想像爲北自 Kulun-nôr，南至昌圖布里都湖，亦非必不當也。果然，則察阿安等四部之奧魯，在今烏珠穆沁左翼之地，阿亦里兀惕等二部之奧魯，在 Urshuu 河邊。而四部之兵，可解作北進至 Nemürges 河邊以迎蒙古軍者。

Xalaxaldjit 之戰，成吉思汗之不得勝利，似避王罕之銳鋒者。按是年沿 Xalxa 河北行，招降據 Urshun 河畔 Ongirat 部。但不西進，更北行而還至 Ongoda 河邊之 Baldjut 湖畔。在此地新定作戰計畫，於是在 Kerilen 河下流 D'jedjegher，襲王罕而大破之，Kereit 部遂亡。當是時也，西方猶有強敵乃蠻國。而東方諸部，則無復叛者。Ongirat, Tatar 之故地，遂確奉成吉思汗之威令。

翌年成吉思汗迎擊乃蠻軍，大破之，未幾滅之。一二〇六年，行第二次卽位禮，同時諭同姓諸將之功而行賞。其中殊勳一人，爲將軍木合黎，賜以國王之號。且下勅命曰：

木合黎國王，左手凭於合喇溫只敦而知萬戶。（成吉思汗實錄三四一頁）

合喇溫只敦 (Xaraghun-djidun) 元史或作哈刺渾山，（卷一太祖紀）或作合老溫山，（卷一一八特薛禪傳）合刺溫山。（卷一二八土土哈傳）蓋只敦，通古斯語作 djuden，滿洲語作 djudun，山脊之意也。那珂博士云：「合喇溫只敦所在不確。王罕少時被叔父所逐而逃入之合喇溫之隘，在薛涼格河邊，與此不同。巴勒主納水飲時，因尋太祖，合撒兒探訪合喇溫只敦之嶺，當卽此

山。人皆推想此山爲興安嶺山脈內之一峯名。然觀其與李幹兒出之阿勒台山對舉，則知非興安嶺之峯名，而爲興安嶺全體之舊名，「云云。」（成吉思汗實錄三四一頁）此說原可認爲穩當之說。惟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禪傳云：

又諭火忽曰，哈老溫迤東，塗河潢河之間，火兒赤納慶州之地，與亦乞列思爲鄰，汝則居之。

又卷一二八土哈傳云：

至元二十五年，諸王也只里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，遣使告急。復從皇孫，移師援之，敗諸兀魯灰，還至哈刺溫山，夜渡貴烈河，敗叛王哈丹，盡得遼左諸部。

哈老溫山，卽哈刺溫山，卽今興安嶺之一部索岳爾濟山也。何則，因如後段所論證，慶州爲Xara-müren上流之Chagan-Balgasun。火兒赤納，當在遼金之臨潢府附近。兀魯灰，爲今之Ulxi又Ulkui河。貴烈河，卽Kuiler河故也。又Xalxa河之支流，有哈爾渾大哈爾渾（Xarxun, Amba, Xarxun, Halgon, Amba Halgon）兩河，同出於索岳爾濟山。或者哈刺溫，哈老溫，訛而爲哈爾渾者乎？要之當時之哈喇溫只敦，似非興安嶺之一峯名，而爲全體之名。至少

亦爲索岳爾濟山脈之舊名。木合黎與統轄阿勒台山方面「右手萬戶」之孛幹兒出，統轄蒙古本土「中萬戶」之納牙阿，相並而被任爲統轄此合喇溫山方面之「左手萬戶」。納牙阿一萬人，孛幹兒出三萬八千人，而木合黎則遙占多數，賜以蒙古兵六萬二千人（詳見第四節）其權勢之盛，太祖期待之大，皆堪想見。故成吉思汗諸弟及翁吉喇惕等親族諸部分封以前，此數年間，東蒙古之地，依然在木合黎統治之下，可以推測矣。

元太祖成吉思汗卽位之第五年（西元一二一〇年）始決征金之策。翌年三月，親自將兵，南渡沙漠。是夏破大水濼而益南進。金帝大驚，四月，遣使乞和不許。秋七月，陷烏沙堡烏月營，桓昌撫三州皆降。八月，更進至野狐嶺，大破金之精兵四十萬。逐北而追至會河堡。一戰之後，殆覆其全軍。據金史元史親征錄等，本軍直向中都。雖圍之而未能克，但野狐嶺以北諸城，由此役後，已確爲蒙古所有。是爲金之西京路之北半部，屬於今之察哈爾部及四子部落者，觀以下地名之比定可知。

南征軍出發地之怯綠連河大幹魯朵，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皆有明文。此幹魯朵，卽祕史所謂「客魯噠河闊迭額阿喇勒（Ködegehe Aral）之朵羅安孛勒答黑（Dologhon Boldak）失勒斤

扯克 (Shilginchek) 間之幹兒朶思。大抵即今 Senkür 合流點附近 Kerülen 河中之島也。自大幹魯朶出發後之行軍路，雖無由詳知；據吾人臆測，蓋向正南而渡漠，經今四子部落而入察哈爾部者。此種臆說，理由有二：四子部落，即當時之淨州。成吉思汗入貢於金時，常與金之受貢使者，會於此地，一也。淨州爲 Ongit 部根據地。此部自征伐 Naiman 國之年，降於蒙古，異常恭順，其二也。渡漠而入金之西京路時，其先攻取者爲大水灤。大水灤當即張家口外，入於昂古里湖之哈拉烏蘇河之水，瀦成之伊克腦兒 (Ikenôr) 烏月烏沙二城所在地，殊不易知；但昌州，即伊克腦兒之西之白城子，土名插漢巴爾哈遜 (Tsagan Balgasun) 撫州即其南數里，河東附近之喀喇巴爾哈孫 (Xara Balgasun) 桓州，在昌撫二州之東北，即灤河上流之庫兒圖巴爾哈孫 (Xurtu Balgasun) 野狐嶺，在今膳房堡口之北五里。會河堡在萬全縣之西。以上淨州等諸州之位置，概從大清一統志說。其重要者，第五章中更詳說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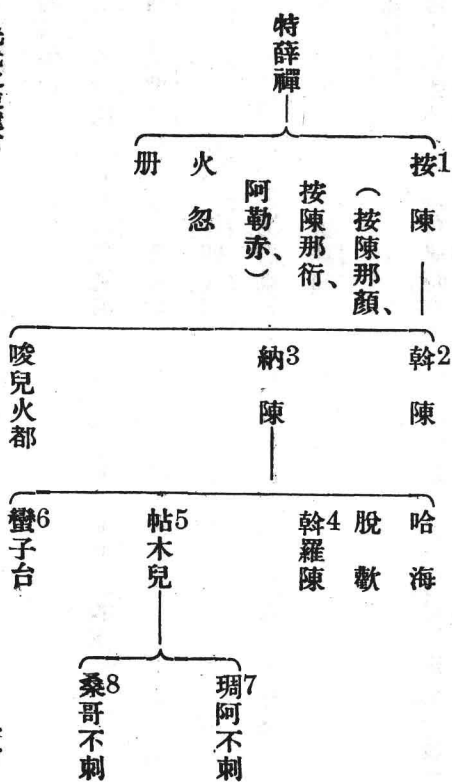
據以上所說，則知今東蒙古中興安嶺西之地，當太祖卽位第六年以前，已略入蒙古版圖矣。然則嶺東之地如何乎？吾人先就分封於嶺東之南部，翁吉喇惕一門所領，加以考究。

第三章 翁吉喇惕一門之分封

翁吉喇惕，元史作弘吉刺，璽吉刺，璽吉里，瓮吉刺，雍吉烈等。金史之廣吉刺，遼史之王紀刺，及遼金史上類見之烏古，及其異譯之烏古里，于厥里，于厥律等，皆指同一部族者。其住地甚廣，當太祖成吉思汗創業時代，北自 Argun, Dordur 兩河流域，南至 Xalxa 河流域，皆其領土。（參看本書韃靼考）不獨爲遼金以來強大之部族；且翁吉喇惕一派之幹勒忽納兀惕（Olxunagut）部，又爲太祖之母 Ogelün 之外家。他一派孛思忽兒（Bosxur）部，又爲太祖皇后 Börte 之外家。且蒙古與翁吉喇惕之親戚關係，更不自此時始。祕史卷一 Börte 之父 Dei Betsen 告太祖之父 Yesügei 之語中有云：

我等翁吉喇惕之民，自昔爲甥女有姿息女有顏色之處，不與他國部落相爭。以媿美之女子，與於汝等爲大君者，載於大車駕黑駝，使馭而往，坐於妃位之一。我等……（成吉思汗實錄四

故太祖以後，待翁吉喇惕一門益厚。太宗勅特薛禪(Dei Setsen)之子按陳(Alchin)曰，翁吉喇惕氏生女，則世以爲后，生男則世尙公主。語見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禪傳。當太祖分封子弟之前後，所以分封翁吉喇惕一門者，固非偶然也。今欲考其事實，先列特薛禪一家之譜系，以供參考。



特薛禪傳曰：

初弘吉剌氏族居於苦烈兒溫都兒斤，迭烈木兒也，里古納河之地。

苦烈兒溫都兒斤 (*Küer-undurkin*) 者，*Gan, Dorbur, Argun* 三河間之 *Küregher* 山也。迭烈木兒，一作禿烈不兒，即太祖紀之禿律別兒，亦即今之 *Dorbur (Dörber)* 河也。里古納河，即今之 *Argun (Ergüne)* 河。然翁吉喇惕部之故地，決不止此狹小之地域，其南且及於 *Urshun, Xalxa* 兩河流域。詳說見本書韃靼考。

特薛禪傳又曰：

歲甲戌，太祖在迭蔑可兒時，有旨分賜按陳及其弟火忽、冊等農土。(農土猶言經界也)

歲甲戌者，太祖即位之九年（西元一二一四年）也。迭蔑可兒所在未詳。按太祖此年春三月，駐驛於中都（今之北平）之北郊，許金之和而出居庸關，夏五月，金帝宣宗遷都於汴。太祖命諸將再圍中都，而自避暑於魚兒灤。其後太祖之行動不明，但以翌年夏五月避暑於桓州之涼陁察之，其歸漠北 *Kerülen* 河行宮，當在十年之冬。其前則久居漠南蒙古之地。魚兒灤之所在，據大清一統志，

謂在故興和城之西，更比定於金史地理志之柔遠縣之大魚灤。口北三廳志等地誌，多從之。但沈垚已論其不合，（西遊記金山以東釋）然沈氏只云當在昌撫等州之沙漠以北，而未能確指其地。Bretschneider 則進一步，而比定於今之達里泊（Taal-nôr）可稱卓見。（E. Bretschneider,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I, 48）並將大清一統志稱Taal-nôr爲「捕魚兒海」，取爲旁證，可爲名案。蓋捕魚兒本非蒙古名之音譯，乃因其湖多魚族而命名者，不難推測也。元史世祖紀記阿里不哥叛亂時，魚兒泊（即魚兒灤）之名凡三見。其中左列二者，尤堪注意。

中統二年八月勅西京運糧于沙井，北京運糧於魚兒泊。（卷四）

同年十月乙巳詔指揮副使鄭江，將千人赴開平。指揮使董文炳率善射者千人，由魚兒泊赴行在，指揮使李伯祐率餘兵屯潮河川……丙辰，詔平章政事塔察兒率軍士萬人，由古北口西便道赴行在所。十一月壬戌，大兵與阿里不哥遇於昔木土腦兒之地……帝親率諸軍以躡其後。

（卷四）

前條表示沙井近於西京（即今大同）魚兒灤近於北京（即老哈河畔之大名城）後條表示魚兒灤正當往開平以北世祖行在所之大道，又在西軍會戰地昔木土腦兒之南方。但昔木土腦兒又何在乎？按昔木土腦兒者，昔木土湖之意也。元史作失木禿，失木土，失門禿，昔門禿，石木溫都，失木里禿，失畝里禿等。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作析木臺。D'ohsson (Histoire des Mongols II 351) 作 Simoul-tai。其位置，據元史卷一四六耶律鑄傳云：「敗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。」醉隱集云：「上親擊敗西北弄兵藩王於上都之地北析木臺之西。」蒙古遊牧記卷四，比定於阿巴哈納爾右翼旗之西二十里之蘇布祿都泊。(Suboltu-nôr) 昔木土腦兒若果爲蘇布祿都泊，則位於其南，而在開平以北之魚兒灤，（魚兒泊）必爲今之 Taal-nôr 自明。於是再入本題，甲戌年避暑於魚兒灤之太祖，曾有移動而駐蹕於帖蔑可兒之形迹耶？吾人決不能謂其必無此事。蓋後來世祖於 Simoul-tai 戰勝之後，未幾卽赴帖蔑可兒。由此事實推之，則知帖蔑可兒距 Simoul-tai 乃至魚兒灤之不遠也。世祖紀記中統二年十一月四日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土腦兒，世祖親率諸軍向北追擊之，後十五日駐蹕於帖買和來之地，三四日後，入古北口，駐潮河川，十二月六日凱旋大都。（註一）則帖買和來，卽迭蔑可兒，祕

史之帖蔑延客額兒，(Temeghen-kegher) 太祖紀之帖木該川，親征錄之帖木堉川，同爲駱駝之原之意。那珂博士謂祕史太祖紀親征錄之 Temeghen-kegher，在車臣汗部之東南境云。果然，則當解爲與世祖紀之帖買和來爲同名異地矣。何則？由車臣汗部東南境至古北口內之潮河川，非三四日間行軍之所能到也。且特薛禪傳之帖蔑可兒，爲翁吉喇惕部按陳領內之地名，其北有冊之地，再北始爲包含車臣汗部東南境太祖從子阿勒赤歹之分地故也。迭蔑可兒與帖買和來，若爲同名同地，至少亦在 Taal-nôr 及 Suboltu (Sibaltai, Sabaltai, Simountai) 之東，西林河 (Silimgol) 上流流域附近。更進一步，就見於祕史親征錄元史太祖紀者考之，太祖於癸亥（西紀一二〇三年）之秋，滅 Kereit 部。自其冬至翌年之春，圍獵於 Temeghen-kegher，聞乃蠻來侵，會議之末，決逆擊之，而停止圍獵。「自阿卜只合闊帖格兒啓行，而下馬於合勒合河之幹兒訥兀山之半崖」（成吉思汗實錄二七一頁）定部署而整隊伍，到 Kerülen, Tula 兩河上流間之 Saghari 原，開始戰爭。是故阿卜只合闊帖格兒，爲 Abudjixa Ködegher 卽 Abudjixa。其的確之位置，雖不能明，但近於 Temeghen 原，亦無待言。蒙古軍由此而至 Xalxa 河畔，故謂 Temeghen 原，爲河

南之地，雖屬適當；但若限於車臣汗部東南境，則無何等理由。况Tatar部既亡，今之烏珠穆沁之地，全靡於蒙古之威風；當此之時，太祖報累世之仇，乘戰勝之餘威，入此新領土之南，與諸將共圍獵以爲快，且作一種觀兵，不難想像也。由此言之，Temeghen Keger（駱駝原）之名，塞外雖可常見；但祕史親征錄元史三書中之帖蔑延客額兒，帖麥該川，帖木垓川，迭蔑可兒，帖買和來，皆爲同名同地。比定於今之克什克騰部北境西林河流域，不得謂爲牽強附會也。

（註一）D'Onsson, Histoire, des Mongols (II. 353) 雖謂世祖逐阿里不哥，深入於和林；但觀後文所述，自知其誤。

（註二）成吉思汗實錄二七二頁注。

太祖於其卽位之九年，下旨分賜農土（蒙古語 nutuk 之對音，國土住地之意）於翁吉喇惕之按陳兄弟。元史特薛禪傳承前引之文，明記按陳以下所封之地域。今順次摘錄以說明之。

若曰，是苦烈兒溫都兒斤以與按陳及哈撒兒爲農土。申諭按陳曰，可木兒溫都兒，答兒腦兒，迭蔑可兒等地，汝則居之。

苦烈兒溫都兒斤，卽今之Küregheer山，已述於前。合撒兒乃太祖之弟Djuchi Kussar，其分

地爲 Xailar 河 Xulun-nôr Xalka 河地方，次節當詳言之。故知按陳之分地，乃自今之 Gan 河流域至 Dorbur 河流域者，然按陳之分地，實不止此，更領有遠在南方之一地域，即本文所謂「可木兒溫都兒，苦兒腦兒，迭蔑可兒等地」者是也。可木兒溫都兒，即可木兒山，似即今之多倫諾爾東方之蝦蟆兒嶺。水道提綱卷二灤河條所謂「宜縣河北出翁牛持右翼西蝦蟆兒嶺之南山」者是也。蒼兒腦兒，即 Taal-nôr，今仍同名。一作捕魚兒海。近年又呼爲 Dalai-nôr。元上都之北之大湖也。迭蔑可兒，如前所論，即 Temeghen-kegher，大概比定於克什克騰旗北境西林河上流流域。如是則按陳之分地，有南北二區。北區在Argun河東 Gan，Darbur 兩河流域。南區爲克什克騰部及 Taal-nôr 附近。

特薛禪傳於前引之文之後，記按陳少弟冊之分地如左：

諭冊曰，阿刺忽馬乞迤東，赫吉納禿山，木兒速拓哈海幹連，直至阿只兒哈溫都，哈老哥魯地，汝則居之。當以胡盧忽兒河北爲隣，按赤台爲界。

阿刺忽馬乞，所在不詳。元史卷百兵志馬政條，草地之名，列記和林，幹難，怯魯連，阿刺忽馬乞，哈